

身体修辞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空间建构

陈吉德 张海欣

内容提要 从身体修辞的角度介入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能为“重写中国电影史”增添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可以揭开中国电影所折射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信息,进而发现个人与时代、审美与政治、艺术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该研究还是对身体研究热潮的一种呼应,并且能提升该学科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具体研究思路有两种:一是把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分为几个阶段,进行纵向考察;二是每个阶段的身体修辞分为具体的专题,进行横向考察。

关键词 身体修辞 身体政治 中国电影史研究 空间建构

陈吉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客座研究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张海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210097

身体始终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根本问题。《吕氏春秋·有始览》中说:“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1]《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如天也。”^[2]这都在说明,身体与天地同构,身体是认识万物的基石。梅洛-庞蒂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身体是人们“在世”的方式,也是感知世界的媒介物和枢纽。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身体始终是原初的、生发意义的场所^[3]。不过对身体大唱赞歌的当数尼采。他运用如诗般的语言说道:“我的兄弟们啊,宁可倾听那健康身体的声音:这是一种更诚实和更纯粹的声音。健康的身体,那完满而方正的身体,说起话来更诚实也更纯粹:而且它说的是大地的意义。”^[4]所谓的灵魂、所谓的精神,都不过是身体的依附物

本文为2016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早期电影的身体修辞(1905-1949)”(项目编号为2016ZDIXM023)阶段性成果。

[1]廖名春、陈兴安:《吕氏春秋全译》,〔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60页。

[2]曾振宇、傅永聚:《春秋繁露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6页。

[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6页。

[4][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而已。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身体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被漠视和打压的过程,后来在福柯的权力铭文中,在巴塔耶充满动物性的色情史中,在德勒兹永不停息的欲望政治学中,在罗兰·巴特阅读肌理的阐释学中,在鲍德里亚的消费主义符号学中,身体才闪亮登场。于是在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对于身体的研究均成为一门“显学”。

电影艺术对于身体的表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电影是一门视听综合的现代艺术,能够非常直观地呈现身体的方方面面。这正如巴拉兹·贝拉所言,在电影中,“文化正在从抽象的精神走向可见的人体。”^[1]故此,从身体修辞的角度透视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就会发现该角度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能发现已有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一、研究价值

中国电影史的写作最常见的是综合史论,早期有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2卷)^[2],后来有陈荒煤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上)^[3],有尹鸿、凌燕共同撰写的《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4],最近有丁亚平撰写的《中国电影通史》(2册)^[5]。上述史著以时间为线索,重点探讨各个时段电影思潮、导演和作品,既有宏观的历史扫描,也有微观的细节考察,为人们了解百余年来中国电影发展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外一种研究是专题史。所谓专题史,就是选择一种具体的角度对历史进行研究。已经出现的中国电影专题史有电影批评史^[6]、武侠电影史^[7]、喜剧电影史^[8]、戏曲电影史^[9]、战争电影史^[10]、少儿电影史^[11]、动画电影史^[12]、科教电影史^[13]、纪录电影史^[14]、新闻纪录电影史^[15]、译制史^[16]、文化史^[17]、技术史^[18]、产业史^[19]、表演史^[20]、理论史^[21]等。这些专题史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其中不乏新意。而从身体修辞角度进行透视,无疑会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打开一个异常新奇的学术空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身体修辞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在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上,身体是如何在创作过程中生成意义的?创作者是如何对待身体并借助于身体来表情

[1][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精神》,安利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2]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2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

[3]陈荒煤:《当代中国电影》(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5]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2册),[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

[6]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陈墨:《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8]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9]高小健:《中国戏曲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10]皇甫宜川:《中国战争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11]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12]颜慧:《中国动画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13]赵惠康、贾磊磊:《中国科教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14]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15]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6]谭慧:《中国译制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

[17]丁亚平:《电影的踪迹:中国电影文化史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8]许浅林:《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简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19]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20]刘诗兵:《中国电影表演百年史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21]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达意的? 身体又是如何受到权力的规训并通过视听语言呈现出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通过身体修辞研究,还可以揭开中国电影所折射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信息,进而发现个人与时代、审美与政治、艺术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在文革电影中,身体就是一种绝佳的修辞装置。无论是好人的身体还是坏人的身体,男人的身体还是女人的身体,伟人的身体还是常人的身体,都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格式化,这表现在诸多方面。从理性与情欲的关系上看,在文革电影中,理性完全控制了情欲,所谓的爱恨情仇,所谓的儿女情长,毫无立足之地。每一个人既不释放情欲,也不压抑情欲,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情欲。从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上看,文革电影强行将二者划上等号,让身体呈现出极端的脸谱化现象,于是好人英俊潇洒,坏人丑陋猥琐。通过文革电影身体的各种修辞呈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文革那个特殊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原始本能和个体价值的强烈打压。

从身体修辞的角度介入中国电影史还是对身体研究热潮的一种呼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身体转向”,身体不再仅仅是医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受到诸多领域的关注,于是“在从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到生物科学的众多领域里,我们对身体的认知都取得了进步”^[1]。约翰·奥尼尔的《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布莱恩·特纳的《身体与社会》、唐·约翰逊的《身体》、大卫·阿姆斯特朗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等著作直接推动了身体研究热的出现。1992年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提出建立“身体美学”的主张,1995年《身体与社会》创刊,更是把身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后出现了身体本体论、身体女性主义、身体意象学、身体形态学、身体神学、身体政治学、身体人类学、身体叙事学、身体管理学、身体现象学等很多具体研究领域。身体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因为身体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存在的也是意识的。国内的身体研究相对滞后,主要标志是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推出的“阅读身体”系列译著,包括马克·勒伯的《身体意象》、安德鲁·斯特拉桑的《身体思想》、托马斯·拉克尔的《身体与属性》等。2002年,华龄出版社推出了“生理人文系列图书”,包括克里斯托夫·尼罗普的《接吻的历史》、戴思蒙·莫里斯的《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玛莉莲·亚隆的《乳房的历史》等。从2003年起,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费朗索瓦丝·德·博纳维尔的《原始声色:沐浴的历史》、罗宾·布莱耶尔的《头发的历史》、史蒂夫·吉尔伯特的《文身的历史》、劳丽·罗勒的《世界鞋史》等译著。随着西方译著的推介,中国的身体研究全面起步,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领域都开始关注身体问题,并且出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而言,电影艺术的身体研究起步稍晚,成果也稍显逊色。所以,有关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更不应该忽视“身体”这块重要而神秘的“新大陆。”

用身体修辞研究中国电影史还可以跟当下社会的身体问题形成一种对话。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任何考察最终都要回到当下,这样的研究才显得鲜活而富有趣味。当下社会,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身体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关注。“可以略为夸张地说,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就是身体文化,消费文化中的经济是身体经济,而消费社会中的美学是身体美学。”^[2]一切都是从身体出发,一切都是为了身体,一切都是身体的延伸。身体的意象到处漂浮。电视屏幕、橱窗、网络空间、户外广告、报刊杂志,随着充斥着俊男靓女。电视相亲选秀、网络直播互动、粉丝见面会都是身体在狂欢。整容、健身、减肥、化妆等都是为了身体变得美丽、年轻、时尚、性感。身体俨然成了这个消费时代的主角。但由此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美丽法西斯暴政、享乐主义至上、性别错位、拜物教盛行、

[1][英]肖恩·斯威尼、伊恩·霍德:《身体》,贾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陶东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身体研究热》,[成都]《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文化肤浅化等等,这些都需要学界做出理论回应。对中国电影史的身体修辞研究无疑会提升该学科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现状

从身体修辞角度对中国电影进行考察已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首先要提到的是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美国学者米莲姆·布拉图·汉森的论文《堕落女性,再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从感官文化的角度透视上海无声电影,认为黎莉莉、王人美和阮玲玉等人不管是否化妆,都成为视觉快感和形象展示的特享区域,她们提供了一系列欲望的符号,使观众认同现代的时尚和消费。汉森的博士生、美籍华裔学者张真延续了汉森的观点,在《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 1896-1937》^[2]一书中对早期女性先驱、明星与观众所指涉的性别符码进行了认真考察。另外,美籍华裔学者周蕾的《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3]、美国学者乔罗姆·希尔伯格的《身体问题:姜文两部导演之作的意象与图像》^[4]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国电影中的身体意象问题。

国内学界比较早地对中国电影的身体修辞进行关注的是徐葆耕。他在《电影讲稿》^[5]一书中认为,身体是电影研究的重要通道,也是电影与精神相联姻的中介。之后,学界陆续出现了10余部专著、近200篇期刊论文和10余篇学位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中国电影身体修辞的以下一些问题:

1. 身体政治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挖掘政治权力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迹,或者说身体所潜伏的国家意识形态。史静的专著《主体的生成机制——“十七年电影”内外的身体话语》^[6]比较详细地剖析了十七年电影中身体生产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在身体中的潜伏技巧。专著方面还有颜小芳的《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7],该书解读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的身体符号语言,指出农民身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意义。研究身体政治的期刊论文也比较多。如郝延斌的《“新时期”电影与农民身体的政治》^[8]认为,小到漱口刷牙,大到生病、怀孕与身体的残缺,农民的身体是新时期电影进行现代性想象的有效的修辞装置。叶良志和林可的《国家的仪式:新中国儿童电影主题的身体建构》^[9]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儿童的主题就是用儿童身体书写的围绕国家本位、国家利益、国家形象而建构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与理想。

2. 身体欲望研究。研究者大都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考察女性身体。如汤梦萧的论文《作为身体的主体——2007年国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反思》^[10],李琳的论文《论“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的

[1][美]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再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北京〕《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

[2][美]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 1896-1937》,沙丹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3][美]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

[4]Jerome Silbergeld: *Body in Question: Image and Illusion in Two Chinese Films by Director Jiang W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徐葆耕:《电影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史静:《主体的生成机制——“十七年电影”内外的身体话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颜小芳:《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郝延斌:《“新时期”电影与农民身体的政治》,〔北京〕《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9]叶良志、林可:《国家的仪式:新中国儿童电影主题的身体建构》,〔北京〕《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

[10]汤梦萧:《作为身体的主体——2007年国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反思》,《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形色话语》^[1]等。另外,同性恋也是身体欲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相关期刊论文有近30篇。如华东师范大学2013届王译彬的硕士学位论文《华语女同性恋电影中的身体表征》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理想型、意向性、互动性等三方面对华语女同性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表现进行了剖析。

3. 身体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视角是探索影像身体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变迁。著作方面有杨柳的《只缘身在此镜中——中国电影身体文化研究(1979-2011)》^[2],该书围绕影像身体、观众身体、演员身体三大维度展开讨论,并提出“身体镜像说”,令人耳目一新。在期刊论文方面,周宪的《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3]、景国劲的《视觉文化中的身体叙事》^[4]、王小平的《图像“暴政”:身体政治下的景观——后现代转向与影视文化的勃兴》^[5]等论文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影像身体与视觉文化的关系。

4. 明星身体研究。著作方面有张彩虹的《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6],该书运用身体理论对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的真实身体、镜像身体和社会身体进行了研究,认为女明星在展示美丽的物质性身体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可能性。丁宁的《新中国男演员研究》^[7]通过孙道临、方化、李景波、崔嵬、冯喆等男演员表演历程的考察,揭开了他们的身体被政治易容术的强塑机密。博士学位论文有上海大学2009届潘国美的《形象建构与身体言说——新中国女性电影明星研究》,论文通过对谢芳、刘晓庆、巩俐、章子怡等四位不同时代女明星的考察,梳理出明星在银幕空间和非银幕空间中型塑的发展趋势:由银幕空间的基本一统天下到两重空间的合谋共建,认为明星是大众文化的承载物,可以叠化为国家民族史。

中国电影的身体修辞研究在取得了上述成绩的同时也存有各种不足。一是脱离中国具体国情,一味地使用西方身体理论,对中国身体理论使用甚少。劳拉·穆尔维的窥视理论、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理论、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拉康的欲望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鲍德里亚的身体消费理论、布尔迪厄的身体资本理论、尼采的意志身体理论、福柯的身体铭写理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理论、约翰·奥尼尔的身体五态理论、布莱恩·特纳的身体社会学理论、巴特勒的身体之重理论都被反复使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身体理论。张再林在《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8]一书中就认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就是身体哲学。先秦诸子百家、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离不开身体的体知。但一些研究者在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用下,让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西方理论的跑马场。二是脱离电影文本的实际,对电影文本进行过度阐释。研究者不是“我注六经”,而是让“六经注我”,往往抓住一点,无限度地生发开去。三是脱离电影语言,专业色彩弱化。中国电影的身体修辞研究归根结底是影像身体研究,当然离不开电影语言。但是有的研究者无视电影艺术构建身体的语言体系(比如剪辑、色彩、光线、声音、角度、运动、景别、焦距、轴线),给人的感觉是在从事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研究,而不是从事电影学研究,这多少有点匪夷所思。

[1]李琳:《论“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的形色话语》,[桂林]《广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杨柳:《只缘身在此镜中——中国电影身体文化研究(1979-2011)》,[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周宪:《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北京]《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

[4]景国劲:《视觉文化中的身体叙事》,[福州]《福建论坛》2005年第11期。

[5]王小平:《图像“暴政”:身体政治下的景观——后现代转向与影视文化的勃兴》,[成都]《天府新论》2007年第5期。

[6]张彩虹:《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

[7]丁宁:《新中国男演员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

[8]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三、研究内容和路径

布鲁克斯说,身体“一直都是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所俘虏的骚动不安的囚徒”^[1]。我们一旦从身体这个“骚动不安的囚徒”透视百余年来的中国电影史,就会发现巨大的研究空间。关于这个研究空间,我们可以纵向和横向两种路径进行考察。所谓纵向考察就是把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分为几个阶段,总结出每个阶段身体修辞的特点。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身体由于受到伦理、道德、民族、革命等诸多问题的纠缠,呈现出复杂的态势。有传统礼仪的规训,也有现代启蒙的询唤;有形而上理性的沉思,也有形而下感性的狂欢。中国电影刚兴起时主要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商业色彩相当浓厚。电影中身体与情感,身体与家庭的冲突表现得比较明显,《劳工之爱情》《弃妇》《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作品均有表现。左翼电影兴起后,身体被注入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成为约翰·奥尼尔所说的政治身体。《狂流》《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香草美人》《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中,政治身体成为主景。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个人的身体汇入革命和民族的洪流。《生死同心》《狼山喋血记》《夜奔》《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作品均以宏大的革命和民族话语对个人的身体进行规训。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和其他艺术一样,逐步沦为政治的工具,因此,此时电影中的身体完全被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征用和阉割,空洞化的身体到处漂浮,真正的身体只好处于地下或无名的状态。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第二次启蒙拉开序幕,人学、人道主义、人性论等五四话语回归思想界。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阶级身体、政治身体开始隐退,欲望化的身体开始复苏和突围,元气充盈,本能、需求、想象、激情、快感等感性因素得以张扬,生机勃勃。《爱情啊你姓什么》《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悠悠故人情》《幸福在你身边》《青春祭》《红高粱》《风流女谍》等一大批影片从不同角度张扬身体的魅力。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消费时代的来临,身体的欲望化被放大。此时电影中的身体呈现出暴力化、情色化、琐碎化、平面化、同性化等诸多特征,这些特征在《炮打双灯》《大鸿米店》《天浴》《菊豆》《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辑毒少女》《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时,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更加明显地影响到电影中的身体修辞。《不见不散》《刮痧》《二姨》《秋菊打官司》《香魂女》等影片对此均有所体现。

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语境下,国产大片绝地反弹。此时电影中的身体以高科技为依托,呈现出鲜明的奇观化特征。身体奇观的最明显体现是暴力奇观,这是武侠片、惊险片、战争片、惊悚片、警匪片的最大看点。如果说暴力是身体奇观上的“恶之花”,那么性便是身体奇观上的“艳之花”,时时散发着迷人的诱惑。女体是性符号最常见的载体。《赵氏孤儿》中庄姬夫人姣美的容颜、《金陵十三钗》中玉墨苗条的身段、《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众多宫女丰满的乳房、《色戒》中王佳芝和易默成长达8分钟鱼水之欢都是性符号存在的显证。

所谓横向考察就是把每个阶段的身体修辞分为具体的专题进行分析。大体有以下一些专题。

1. 身体与情欲。情欲是身体一种本能的冲动,有时会把人引向快乐的巅峰,有时会把人推向罪恶的深渊。情欲有时是一种享受,有时是一种痛苦,有时是一种交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情欲多半像幽灵一样无缘在阳光下载歌载舞,无法尽情地逍遥于大地。“发乎情止乎礼”就是外在的礼对内在的情的强烈扼制。在中国电影中,情欲由于受到伦理、政治的打压,大都潜伏在地下,羞羞答答,欲说还休,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情欲才真正得以登台亮相,在之后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情欲更加受到追捧。此时,还有一种特殊题材的电影也浮出地表,这就是同性恋题材电影。《植物

[1][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学家的女儿》《红颜》《春风沉醉的夜晚》《蓝宇》《夜森林》《一日一夜》《夏日时光》《张先生和张先生》等一批同性恋题材电影从不同角度来表现情欲的错位。

2. 身体与阶层。阶层是指同一阶级中因职业分工、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或生活方式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身体作为生命的直接承担者,无疑会被打上阶层的痕迹,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大体说来,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的身体在身材、皮肤、服装、语言、动作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比如就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题材电影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些影片中,有的知识分子敢于斗争,积极构建社会乌托邦,如《八千里云和月》中的女大学生江玲玉与青年音乐家高礼彬;有的随波逐流、委曲求全,如《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有的为情所困,如《遥远的爱》中的大学教授肖元熙。第二次浪潮是新时期,很多影片把知识分子当作了政治反思的符码,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宋薇。第三次浪潮是90年代,此时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挤压而成为地道的“俗人”,甚至成为利奥塔德所说的“历史的肥料”,如《离婚了,就别再找我》中的作家李浩明。他们的装扮、言谈举止都显得猥琐卑微。

3. 身体与疾病。海德格尔说:“说到‘病理现象’,它意指身体上出现的某些变故,它们显现着,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作为显现的东西‘标示着’某种不显现自身的东西。”^[1]这种“不显现自身的东西”即是指潜伏在疾病背后的问题。艺术作品中的疾病不仅仅是一种身体变故,还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诸多特征。中国电影中充满着大量的疾病图景,其本质上不是身体肌理平衡的破坏,而是社会文化症候的一种镜像反应,呈现出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色彩。生成语境、主题意蕴、外在形象、影像特征等层面都是构建中国电影疾病诗学的重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具有疾病诗学的中国电影不仅包括《无影灯下颂银针》《春苗》《昨天》《左右》《最爱》《A面B面》等全部讲述疾病的影片,还包括《劳工之爱情》《轻年一代》《青松岭》《红高粱》《千里走单骑》《搜索》等部分讲述疾病的影片。

4. 身体与饥饿。饥饿是食物的匮乏所导致的有肌体功能减退、活动能力下降,这是最直接、最常见的生理层面的含义。但是,当我们从启蒙主义角度挖掘造成饥饿的民族精神痼疾时,饥饿就有了文化内涵。当我们从阶级斗争角度考察社会分配不公,拨开背后的权力关系时,饥饿就有了政治内涵。一般来说,创作主体对饥饿进行艺术表现时,都会突破生理层面而达到文化或政治层面,这就牵涉背后的历史语境问题。就中国电影而言,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专制年代,饥饿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少有人触碰。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现了《活着》《夹边沟》《1942》《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困难的日子里》等影片。马克思说,身体的饥寒交迫是历史的基础性动力。考察中国电影的饥饿问题,一定会对中国历史有新的发现。

5. 身体与死亡。死亡是肉体的消亡和生命的终结,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根本不可体验的黑洞。同时,死亡还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苏格拉底把死亡当作灵魂对肉体的抛弃,叔本华把死亡视为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美神,雅斯贝尔斯认为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就艺术创作而言,死亡像爱情一样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地域,其死亡所呈现出的特色有所不同。在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上,身体的死亡问题非常明显。比如在中国电影的早期,《活无常》《打城隍》《赌徒装死》等影片所展示的死亡带有浓烈的喜剧氛围,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人们日常生活情绪;《阎瑞生》《红粉骷髅》等通过虚构的死亡细节把观众带入真实的情境,从而完成电影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到了《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巧奔妙逃》《兴起手来》(系列)《缴枪不杀》《小鬼特种兵》《向我开炮》《鼠胆熊威》《巧斗鬼子》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抗战影片中,死亡被过度游戏化、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7页。

娱乐化,这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对死亡话语的介入和引导。

6. 身体与服装。服装不是身体,而是身体的遮盖物,遮风挡雨,时时保护着身体。服装还是身体的装饰物,它将单调的身体打扮得五颜六色,赏心悦目,这种装扮体现着人们的身份、地位、爱好以及审美品位。当然,服装还是一种规训身体的手段和符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服装是身体的文化隐喻,它是我们用来将身体的表现‘书写’和‘描画’进文化语境的材料。”^[1]分析中国电影中的服装问题,可以窥见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比如建国后中国电影中的服装只有“老三样”(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和“老三色”(蓝、绿、灰)。此所谓“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十亿人民十亿兵”。这种现象既有民众的自觉追求,更有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有意引导。

四、结语

“在一个技术迅速扩展的社会中,人的身体体现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方面的这些宏观变化产生的后果是,人类身体已成为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2]显然,透过身体修辞这个“焦点”,就会发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巨大空间。在对中国电影中的身体修辞进行考察时要注意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微观分析是指细读电影文本,一切从文本出发。宏观把握是指把电影中的具体身体现象放在当时社会语境中进行考量。另外还要注意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身体的理论博大精深,一定不能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去寻找问题,而是要在问题中发现理论,这样就会避免让问题沦为理论的注脚。最后还要注意吸收中西方身体理论的精神,不能对西方身体理论顶礼膜拜而无视中国身体理论的存在。

[责任编辑:平 啸]

Body Rhetoric and Space Construction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Films

Chen Jide Zhang Haixin

Abstract: A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rhetoric offers a brand new research angle and research paradigm, reveal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message reflected in Chinese films and further finding out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imes,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and art and society. The present study also echoes the craze of body studies and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this discipline to communicate with reality.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firstl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lm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and subjected to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secondly, body rhetoric in each stag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pecific topics and subjected to a horizontal examination.

Keywords: body rhetoric; body politics;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films; space construction

[1][英]伊丽莎白·威尔逊:《时尚和后现代身体》,宓瑞新译,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2][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